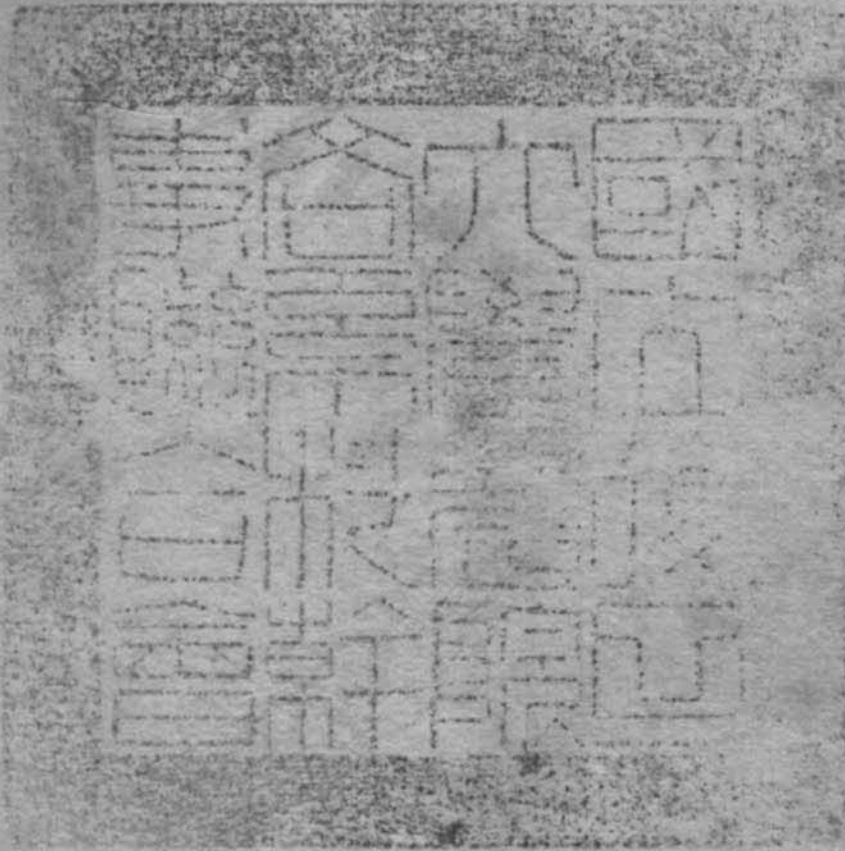


馬氏評傳

烏拉狄密爾著



現代思潮出版社

一九三二

八月 出版

馬

特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

原著者

烏拉狄密爾

譯者

現代思潮社

發行者

現代思潮社

目次

| | | |
|-------------|----|----|
| 馬克斯小傳 | …… | 一 |
| 馬克斯的學說 | …… | 八 |
| 哲學的唯物論 | …… | 八 |
| 辨證法 | …… | 二二 |
| 唯物史觀 | …… | 二六 |
| 階級鬥爭 | …… | 一九 |
| 馬克斯的經濟學說 | …… | 二三 |
| 價值 | …… | 二三 |
| 剩餘價值 | …… | 二六 |
| 社會主義 | …… | 四一 |
|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戰術 | …… | 四六 |

馬克斯小傳

卡爾·馬克斯一八一八年新歷五月五日生在普魯士萊茵河畔的特里埃爾市。他的父親是在一八二四年改入新教的猶太人，是一位律師。家庭是富裕的，文化的，但不是革命的。馬克斯在特里埃爾讀完了中學以後，便升入大學，最初進的是寶恩大學，後來又轉入柏林大學，學的雖是法律，但是最多研究的還是歷史和哲學。一八四一年畢業，提出關於愛皮克爾哲學的大學論文。馬克斯在那見解上還是黑格爾風的觀念論者。他在柏林是屬於「黑格爾左派」(布魯諾·巴維爾等)的集團的。這些人曾努力打算從黑格爾的哲學裏面作成無神論的革命的結論。

大學畢業後，馬克斯爲了打算當教授，便移居寶恩。但是一八三二年奪去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講座的政府反動政策於一八三六年又拒絕了他進大學。不但如此，在一八四一年還剝奪了青年教授布魯諾·巴維爾在寶恩讀講義的權利，這使得

馬克斯對於學界失望了。在這個時期，德國黑格爾左派的見解迅速地發展起來，特別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自一八三五年起便開始把神學的批判轉向唯物論了。及至一八四一年，他完全成爲唯物論者了（基督教的本質）。一八四三年，他的將來哲學之根本的論綱出世。後來恩格斯關於費爾巴哈的這些著作論道：『我們不能避免受這些著作解放的影響。我們（即馬克斯也在內的黑格爾左派）馬上就變成費爾巴哈黨了。』這時和黑格爾左派有接觸關係的萊茵地方急進的資產階級在開倫創辦了一個反對政府的報紙萊茵新聞（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創刊）。馬克斯和布魯諾·巴維爾被聘爲主幹。一八四二年十月，馬克斯當了主筆，便由寶恩遷至開倫。及至馬克斯當主筆，這個報紙革命的民主主義傾向遂愈益明確起來。因此，政府最初是兩次三番地檢查這個報紙，後來在一八四三年竟至決定完全封閉了。這首先使得馬克斯不得不放棄主筆的地位，但是他雖辭職，也無由救助報紙，一八四三年三月，終於被封。恩格斯除馬克斯在萊茵新聞中最偉大的論文所指示的以外，特別記載着關於摩

塞爾地方釀酒農民之狀態的一篇論文。辦報的工作給馬克斯知道他的經濟學的知識還不夠，自是以後，他便熱心地埋頭於經濟學的研究了。

一八四三年，馬克斯在克羅伊那略和幼年時代竹馬之交的恩妮·芳·韋赫特發林女士結了婚。他是在學生時代便和女士有了婚約的。他的妻是普魯士反動貴族的閨秀。她的長兄是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九年普魯士最反動時代的內務大臣。一八四三年秋，馬克斯爲和亞諾德·魯格（一八〇二——一八八〇，黑格爾左派，一八二四——一八三〇年在獄中，一八四八年以後亡命國外，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變成俾斯麥主義者）在國外辦急進主義的雜誌起見，便移居巴黎。這個雜誌名德法年誌，祇出了第一期。那是因爲在德國祕密發行的困難和馬克斯與魯格的意見不同而中止的。在這個雜誌的論文上，馬克斯已經以革命家的姿態露面，他向無產階級大衆吶喊道：『對現存的一切作無情的批判』，尤其是要作『武器的批判』。

一八四四年九月，佛列德里希·恩格斯到巴黎來住了幾天。此後便成了馬克斯

最親密的朋友。他們倆熱心地參加了當時巴黎革命團體沸騰的生活之中（馬克斯於一八四七年所著的哲學的貧困之中決定與以清算的蒲魯東的學說特別具有勢力），而和各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學說作痛烈的鬥爭。他創造了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戰術。請看這個時代——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八年馬克斯的著作吧。一八四五年，馬克斯因受普魯士政府的壓迫，以危險的革命家而被放逐。他便移居布魯塞爾了。一八四七年春，馬克斯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傳結社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個同盟的第二次大會（一八四七年十一月開於倫敦）上大大地活躍了一番。他們倆受大會的委任，共著了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出版的名著共產黨宣言。在這個名著之中，他們倆以天才的思想和獨到的光輝描出了把握整個社會生活的新世界觀，即澈底的唯物論以及作為關於發展之最普遍的最深刻的學說的辯證法，階級鬥爭的理論與為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創造者的無產階級全部世界史的革命任務。

當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被鎮壓了的時候，馬克斯又從比利時被驅逐出去。他又遷至巴黎。但是在三月革命之後，他便由巴黎回到德國，居於開倫。自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起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止，那裏又辦了一個新萊茵新聞，主筆還是馬克斯。新的理由爲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事件的進展所巧妙烘托出來。同樣地，後來世界各國所有無產階級運動及民主主義運動證實那是正確的。得到勝利的反革命最初把馬克斯引渡給法院（一八四九年二月因辯明而釋放），但後來終被驅逐（一八四九年五月十六日）。馬克斯當初是回巴黎去的，可是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六日的示威運動之後，又由巴黎被放逐而移至倫敦，便在那裏度過晚年。

亡命生活的狀態，如馬克斯恩格斯的來往書信（一九一三年出版）上所特別表現的，是極其困苦的。窮困真地幾乎使馬克斯及其家屬至於餓死。假若沒有恩格斯不斷地與以經濟的援助，非但馬克斯的資本論不能完成，在貧困的壓迫之下，恐怕難免餓死。加之，當時具有支配勢力的小資產階級的一切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學說與

傾向不斷地驅使馬克斯作無情的鬥爭，甚至還須對極野蠻的極狂暴的人身攻擊（海爾，福克特）作痛烈的反擊。馬克斯脫離了亡命者的集團，便傾其全力於經濟學的研究，在許多歷史的著述之中，努力展開他唯物主義的理論。馬克斯在他的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和資本論（一八六七年第一卷）中，把這門科學革命化了（見下述馬克斯學說）。

在五十年代的末尾和六十年代中活潑潑的民主主義運動的時代，又把馬克斯推進了實際的運動。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有名的第一國際在國際工人同盟的名義之下創立起來。馬克斯便是這個團體的精神，是其第一次告國際工人書及是後的決議聲明書宣言等的起草者。努力於匯合各國的勞工運動，把各種非無產階級的，先馬克斯主義的社會主義（馬志尼，蒲魯東，英國自由主義的職工會，德國拉薩雷一派右翼的傾向等）引導到共同行動的河床上合流起來，且和這所有一切的分派與學派的理論鬥爭，馬克斯把各國工人階級之無產階級鬥爭統一的戰術鍛鍊出來。在

馬克斯所深刻地，正確地，鮮明地，實際地而且革命地估量了（一八七一年的法國內亂）的巴黎公社失敗之後，在國際爲巴枯寧主義破壞之後，國際之存在於歐洲是不可能的了。馬克斯便在海牙舉行了國際大會（一八七二年）之後，把國際的總務局移往紐約。於是第一國際結束了它的歷史任務，而將其地位讓給世界所有各國勞工運動空前未有的成長時代，即其擴大時代，以各個民族國家爲基礎之組織大衆的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的時代。

因過於熱心努力於國際的工作與繼續不斷的理論的研究，終於破壞了馬克斯的健康。然而他還是搜集龐大的新材料，學習各國的語言（例如俄語），繼續經濟學的再建和資本論的完成。但是病終於不許他完成資本論。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他的愛妻死了。一八八三年五月十四日，馬克斯也就坐在他的安樂椅子上靜靜地永眠了。他和他的妻以及幾乎也是家族之一員的忠僕愛麗娜·黛麗苦女士合葬於倫敦的海格特墓地上。

馬克斯的學說

馬克斯主義，是馬克斯的見解和學說的體系。馬克斯是十九世紀的三個最進步的國家的三個主要的思想傾向（即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和法國革命的一般學說）的繼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馬克斯把近代唯物論和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聯繫起來，指出世界文明國家的工人運動的理論及綱領；馬克斯的這種偉大的功績，就連他的敵人也不得不心服，驚奇他的見解的徹底和完整。我們覺得在說明馬克斯主義的主要內容，即他的經濟學說之先，有簡單地介紹他的世界觀的必要。

哲學的唯物論

從一八四四——五年馬克斯的見解漸漸堅定的時候起，他是一個唯物論者，特別是費爾巴哈的崇拜者。但是到了後來，他已看出他的弱點和知道他的唯物論缺乏

徹底和數個性了。從那時起他便決然與費爾巴哈的全世界史的「劃時代的」意義，尤其是黑格爾的觀念論分離；這，我們可以從他的唯物論看出來，他說：「在十八世紀，尤其是在法蘭西，不單是對現存的政治制度，同時也對宗教及神學并……一切形而上學（對於「正氣哲學」的「酷烈的思索」的意味）鬥爭了。（見馬克斯的哲學的貧困）他還說：「黑格爾還在觀念的名字下面轉化爲一個獨立的主體的那種思維過程，是現實的創造者。……反之，在我則認爲觀念不外是移植和翻譯人的頭腦的物質」（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文）。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完全呼應馬克斯的這種唯物論哲學，而且解釋着：「世界的統一性不在於其實存。而是在於哲學和自然科學經過長期間而又困難的發達所實證出來的物質性。……所以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態。不論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沒有不運動的物質，也不會有無物質的運動。……要是我們提到什麼是思維，什麼是認識，和這些東西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那末我們便可以知道這些東西是人的頭腦的產物；人的自身在自然的某種環境而且與這種

環境同時發達而來的自然的產物。這樣我們便可以明白，結局依然是自然產物的人的頭腦的產物，並不是與自然的其餘的關係對立而是適應這種關係的。」（馬克斯曾經看過反杜林論的原稿）。

『黑格爾是觀念論者。他認為我們的頭腦的思想，並不是實在事物和過程的或多少的抽象的反映（Abbilder，恩格斯有時是把反映用為「押印」）；不，相反地，黑格爾以為事物及其發展，從世界發生以前，便存在于某個地方和反映出某種觀念了。』恩格斯在說明他和馬克斯對於費爾巴哈哲學底見解的費爾巴哈論裏面，把他和馬克斯在一八四四——五年所寫的關於黑格爾費爾巴哈及唯物史觀的問題的舊稿，反覆研討之後付印了。在那上面，他曾經這樣說：『一切哲學，尤其是近代哲學的最大的根本問題，便是思維與存在，精神與自然的關係問題。……誰在誰的先呢？精神在自然之先，或是自然在精神之先？……哲學因為解答這個問題的不同而分裂為兩大陣營了。主張精神在自然之先存在因而承認任何種類的宇宙創造的人

們，便形成觀念論的陣營。而把自然看做本源的人們，便屬於唯物論的種種流派。『在哲學上觀念論和唯物論以外的觀念，不過單是引起混亂而已。』馬克斯不僅常常排擊與任何種類的宗教結合起來的觀念論，還對於在我們的時代普及着的休謨和康德的見地，不可知論，批判主義，和採取種種形式出現的實證主義，給與致命的打擊。他把這種哲學看做對觀念論的「反動的」讓步，同時他認為這至多也不過是『等於把在大衆前面擋走了的東西悄悄的從唯物論後門領進來』而已。關於這個問題，除掉可以看前述的恩格斯和馬克斯的著作外，還可以參照馬克斯在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致恩格斯的信。在這裏，馬克斯承認有名的唯物學者海克爾作「非常的唯物論的」活躍一事，並指出他承認『我們在實際的觀察思維以後，便不許逃出的唯物論的地盤』；同時也非難他正在向不可知論和休謨主義那方面佈置「去路」。我們得特別指出馬克斯對於自由的必然關係的見解：『自由是必然的認識，若不能認識自由，必然便是盲目的』（恩格斯反杜林論）。這即是等於說，自然的客觀的合

法性，是向着必然的自由辯證法的轉化（是向着不可知的但是又可以認識的一物自體）的「爲我們的物」的轉化，向着事物本質的「現象」的轉化）。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於連費爾巴哈也包含在內的（「俗流的」必希涅，福格特，摩萊孝，萊特等更不待言了）「舊唯物論的根本缺陷」，是這樣的說着：（一）這些唯物論是「過於機械」的唯物論，它並沒有吸收了化學及生物學最近的發展（尤其在我們的時代是必須把關於物質的電氣學說加上了）。（二）舊唯物論是非歷史的，非辯證法的（是在反辯證法的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它沒有徹底而且全面的展開了發展的見地。（三）舊唯物論只是抽象地理解「人間的本質」，它不理解「集團」（具體的地歷史的地決定了的）和「全社會的關係」，因而它只能在世界的「變化」有了問題的時候去「說明」世界。這也即是說它不能理解「革命的實踐行動」的意義了。

辨證法

馬克斯恩格斯認爲黑爾格的辨證法，是關於發展的最完整的，有最豐富的内容

的，最深刻的學說；而且這種學說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的收穫。他們把關於發展進化的原則的其他學說，看做單純的內容貧弱的東西；而這種東西在自然及社會的發展的真實進行上（由飛躍、破滅、到革命），又是不完備和跛行的。恩格斯說：「我和馬克斯（從包含黑格爾哲學的混雜的觀念論裏面），救出意識的辨證法把它移到自然唯物論的混雜裏面去整理的任務，幾乎可以說是我們的唯一的所得。」「自然證明出辨證法的正確，而最新的自然科學所顯示出來的確證是極其豐富的，（這還是在鐳、電子、元素的發見以前所寫的啊！）它每天所提供給我們材料正有如山積一樣；結局，在自然裏面所顯示出的一切事物，依舊是辨證法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

恩格斯說：「世界不是由發生和完成了的事物所成立的，而是由過程的複合體顯現出自己來。這種過程，可以從外表上不變的各種事物和在我們的頭腦裏的思想映像的各種概念的或現或滅的不斷的變化中看出來；——這種偉大的根本思想，自

黑格爾時代以來，便已經走到普通一般的意識裏面；而且關於這一般的說法，已經是沒有些微的異議了。但是這只可由文字上認識出來，等到我們把它適用到所有的各種場合或所有的研究領域裏面去的時候，便完全不同了。」恩格斯又說：「辨證法對於哲學決不是永久地固定的，絕對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我們可以從所有的事物上面，或所有的事物當中，看出它的不可避免的沒落的痕跡，因而可以說發生，除在不斷的消滅過程上，由低而高地無限的向上外，是甚麼東西也不能站在它的前面的。辨證法自身不過是思維的頭腦的這一過程的單獨反映而已。」這樣，馬克斯的辨證法便是「與外界的世界同樣的，人間思維的運動的一般法則的學問」了。

馬克斯採取黑格爾哲學的革命的東西，使其發展了。辨證法的唯物論是「不必要站在其他科學上面的任何哲學的。」所以舊哲學不過僅僅剩下關於思維及其法則的學問即形式論理學和辨證法吧了。依據馬克斯的理解，同樣依據黑格爾的理解，辨證法裏面也包含着其他的人們所謂的認識論。那末認識論也就必須研究認識的發

生和發達（即由無智到認識的推移）及一般化其對象了。

在現代，發展的，進化的思想幾乎已經完全走入一般人們的意識。但這是經由其他的途徑，而不是經由黑格爾哲學的。然而馬克斯恩格斯從黑格爾那裏得來的完成了的發展的思想，和現代流行的進化思想比較起來，是非常全面的而又有非常豐富的內容的。當然，這種發展不是照樣重歸於已生的階段，而是在更大的基礎上（否定的否定）用其他的方法得出來的，而且它不是直線的，是所謂螺旋狀的——「飛躍的，破滅的，革命的發展」——「漸進的切斷」，從量到質的轉變。在一定的形體上面，一定的現象範圍內，或一定的社會內部作用着的，各種的力和傾向的矛盾相剋所給與了的向着發展的內部的衝動——在各個現象的所有方面相互依據最緊密地不能切斷的聯繫（因之歷史才不絕地向新的方面展開），是運動的唯一合法則的世界過程的聯繫。——如像上面這些，便是關於發展的最豐富的學說的辨證法的幾個特徵。

唯物史觀

馬克斯既看清了舊唯物論的不徹底，不完全，和一面性，他便痛感到有「使社會科學與唯物論的基礎一致，重新建立適應這一基礎的社會科學」的必要。要是唯物論是從一般的存在來說明意識，而不是由意識來說明存在的話；那末，把唯物論適用到人類的社會生活的時候，便必須由社會的存在來說明社會的意識。馬克斯說（見資本論第一卷）「人類對自然的能動的態度，人間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和與之同時的人間生活的各種社會條件所產生的精神表現，是由工藝術家活生生地表現出來了。」馬克斯對於人類社會及其歷史所推廣了的唯物論的根本規定，是以一種完全的公式寫在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裏面：

「人類在他們社會生活的生產上面，一定的必然的會從他們的意志獨立起來；即是說他們必然地會去走入適應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裏面去。」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築成社會的經濟構造，法制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同時也形成能夠適應它的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的下層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作了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過程的一般條件。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
在，相反地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與它所發達而來的生產關係或不過是它的法律表現的所有關係發生矛盾。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要變更這些關係的束縛，便發生社會革命。經濟基礎變化的時候，同時巨大的全部上層建築，也慢慢地或急激地變革了。但是關於這些變革的觀察，我們却不能不區別在經濟的生產條件上，能夠由自然科學正確地論證出來的物質的變革，和人們能夠意識到的衝突而且終於要與之戰鬥的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上的一切觀念上的各種形態。

「就如人不能由自己的想像，判斷自己像怎樣一個樣，這種變革的時代，也是不可能由意識來判斷的。相反的，我們是應該由物質生活的矛盾和社會生產力與生

產關係之間的衝突來說明意識。……「究其極，我們可以拿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來求得經濟的社會形態的進步階段。」（請參看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馬克斯致恩格斯函中的短小的公式「由生產方法決定勞動組織的那些理論」）

唯物史觀的發見，更嚴密地說，即唯物論向着社會現象的徹底的延長和擴大，已經掃除了從來史論的兩大缺陷了。第一、從來的史論至多只是觀察人類歷史行動的觀念的動機，而不研究這些動機是從何而生的；牠不能在社會關係體系的發展上，把握住客觀的法則性；也不能在物質生產發達的階級裏面，認清這些關係的根據。第二、從來的史論不能把握到正確的人類的行動；反之，史的唯物論開始便給與自然的——正確的歷史，和給與我們研究大衆生活的社會條件和這些條件的變化的可能性了。在馬克斯以前的「社會學」和編史法，至多不過聚積些斷片蒐集而得的材料，寫出歷史過程的各個局面而已。馬克斯用觀察一切對立傾向的總

和，指示出總括的，全面的，研究社會經濟組織的發生，發展和沒落過程的途徑；並且一直指出正確地決定社會各階級生活及生產的條件。同時也暴露了在物質生產力狀態上的不排除個別的一指導一觀念的選擇，或說明上的主觀主義和輕浮氣習，而以所有的觀念及一切種類的傾向為根據的說法。人類是由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決定人類尤其人類大眾的動機的是什麼？人類相互對立的觀念和欲求的衝突又是因為什麼而發生？人類社會的一切大眾的這些衝突的總和，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創造人類的一切歷史活動的基礎的物質生活和客觀的生活條件，又是些什麼東西？馬克斯是把他的精力傾注在這些問題，即這些條件的發展法則上面去了。所以我們說，馬克斯所指示出的研究歷史的科學的途徑，不僅指示過程龐大的多面性和對立性，而且也指示歷史是單一的合法則的東西。

階級鬥爭

誰都知道，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一個人的欲求不能與他人的欲求相容；而這

種充滿矛盾的社會生活的歷史，不僅是國與國或社會與社會之間有着鬥爭，就是他們的內部裏面也有着鬥爭；這種鬥爭正如實地表示出革命與反動，戰爭與和平，沈滯與急速的進步或沒落的時代交互地行進。馬克斯主義教導我們在這一迷宮和混沌中，去發見它的法則性的指導的頭緒了。這也即是我們所要說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我們只消研究一定的社會的一切成員或一切集團的欲求的總和，便可以科學地決定這些欲求的結果。但是，當我們去探究對立的欲求的源泉的時候，也可以知道在社會裏面分裂開的，各種階級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條件是不相同的。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裏說：『從來的一切社會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恩格斯附加上說——原始社會除外）自由人與奴隸，貴族與庶民，地主與農奴，工頭與工人，一言以蔽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是永久在相互對抗的地位上，公然或隱然的繼續不斷的鬥爭着的。這種鬥爭，常常是以革命來重新建築全社會的機構，或是以相互戰鬥的階級一同倒台而終了。……從滅亡了的封建社會脫胎的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不能消滅

階級的矛盾。而且這種社會不過單是由新階級代替了舊的階級，作成新的壓迫條件及新的鬥爭形式而已。但是，在我們的時代，即在資產階級的時代，與其他時代不同的是階級的矛盾已經單純化；而社會已經漸漸形成兩個最大而又相反，相互對立的陣營，即分裂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了。」

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歐洲歷史，在許多國家已經特別呈現出歷史事件的真實基礎——階級鬥爭。就連在法蘭西王政復古時代，許多的歷史家（查理，居左，米涅，蒂爾）在歷史事件一般化了的場合，也不得不承認階級鬥爭為理解整個法國歷史的鑰匙了。但是在最近，在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時代，而且牠設立代議制度，給與廣泛的選舉權（雖然沒有實行良好的普遍選舉），用很便宜的報紙作大眾的讀物的時代，和在有力而又愈益廣大的工人及雇主團體出現的時代，是更一目了然地表示出階級鬥爭是一切事件的原動力了。（雖然很多是在一面的「和平的」漸進的「形態上」。

下面所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節是表示馬克斯怎樣完成了現代社會中各階級地位之

客觀的分析以及與之有關的各階級發展條件的分析：『現在，在和資產階級對立的所有階級之中，祇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他一切階級都在隨大工業的發展而沒落，而死滅着。無產階級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中間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以及農民，所有這一切都在打算把作爲中間層的存在從滅亡中挽救出來，而和資產階級鬥爭着。因而他們也是革命的。不過他們是保守的。僅僅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反動的。他們努力把歷史的車輪往後轉。假若他們是革命的，那就除非他們移向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除非他們不爲本身的利益打算，而擁護他們將來的利益，除非他們爲要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而放棄他們本身的觀點。』馬克斯在許多歷史的著述中，對史的唯物論的處理，各個階級及階級內各種集團與層層地位的分析給了鮮明而深刻的模範，且顯然表明怎樣「一切階級鬥爭就是政治鬥爭。」我們在前面所引用的斷片，說明了馬克斯怎樣爲測定歷史發展的一切合成力而解析了社會關係及由一階級轉向另一階級，由過去走向將來的階段這種複雜的網。

馬克斯的經濟學說是他的理論之最深刻最全面的精細的確證，是最適當的。

馬克斯的經濟學說

「我這部書底窮極的目的，——馬克斯在「資本論」序文中說——在於暴露近代社會，即資本主義市民的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從發生，發展，和沒落的過程上去研究某一定的，歷史地決定了的社會的生產關係，這便是馬克斯經濟學說的內容。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生產居於支配地位。因此，馬克斯的分析從商品的分析開始。

價值

商品第一能使人類或種需要獲得滿足。第二、它能和其他物品相交換。物品的有用性產生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簡單說價值）則首先是某種使用價值的一定量和他種使用價值的一定量相交換時的關係或比例。日常的經驗告訴我們，幾百萬幾千

萬萬的這種交換，不斷地在把一切種類的，不能相互比較的使用價值相互比較着。然則在一定社會組織內這些不斷地被比較物品間，有一種怎樣의 共同點的呢？這裏面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生產物這件事。人們由生產物的交換，把一切種類的勞動比較着。商品生產是，各生產者製造各種的生產物（勞動之社會的分業），這些生產物都可以相互交換的社會關係的體系。所以，一切商品中共同具有的東西，既不是一定生產部門內具體的勞動，也不是同一種類的勞動。而是抽象的人類勞動，一般的人類勞動。一切商品價值的總額所表現的一定社會的全勞動力，同樣是這種人類的勞動力，這已經由無數的交換事實證實了。從而，各個商品只不過是表現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的一定分量的東西。

價值底大小，爲一定商品，一定使用價值的生產所必要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或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的分量所規定。『人類將他們各種不同的生產物互相交換時，已把他們的種種勞動相互地平等地看作人類勞動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但他們確

這樣做着。』

價值是兩個人間的關係，某老輩經濟學者曾這樣說過。他若更附加一句，說是被物的表皮包裹着的關係，那就更妙了。價值是什麼呢？這只可由某一定歷史的社會組織的社會生產關係這見地，及集團的返復不絕的交換現象中所表現的關係這見地，才可以得到理解。『當作價值的商品，只是凝固了的勞動時間底一定分量。』馬克斯把商品上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詳細分析之後，又把價值形態和貨幣加以分析。在這裏，馬克斯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價值的貨幣形態的發生，研究交換展開的歷史的過程。即從各個偶然的交換行爲（『單純的，單一的，或偶然的價值形態』，換言之，即一商品的一定量和另一商品的一定量相交換的場合）出發，而逐一敘述各種商品和某一商品相交換的一般的價值形態，以及以黃金爲這一定商品、爲一般的等價形態的價值之貨幣形態等的發展。交換和作爲商品生產發達的最高產物的貨幣，把個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因市場而結合的各個生產者間社會的連絡遮蔽

了。馬克斯對於貨幣底各種機能，分析得極爲詳盡。這裏尤其（但資本論第一卷最初幾章通通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那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抽象的，純粹演繹的說明，實際是把關於交換和商品生產底發達史的龐大的事實材料再現着。『貨幣要以商品交換達到一定高度爲前提。貨幣各種形態——單純商品的等價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財寶及世界的貨幣，依其機能的適用範圍如何，又依其中以何者占比較的優越性，而表示出生產之社會過程多樣的階段。』（資本論第一卷）

剩餘價值

商品生產發達到一定階段，貨幣乃轉化爲資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W （商品）—— G （貨幣）—— W （商品）。資本的一般公式和這正相反，是： G —— W —— G ，即爲販賣（獲得利潤）而購買。馬克斯指這被投於流通的貨幣之最初的價值的增大爲剩餘價值。貨幣在資本流通上如此「增大」着，是衆所周知的事實。這個「增大」便把貨幣轉化爲特殊的被歷史的規定了的作爲社會生產關係的資本。

剩餘價值不能由商品流通發生出來。何以呢？因為商品流通只是等價物底交換吧了。剩餘價值不能因提高價格而發生。何以呢？因為買賣兩方的利得總可平均的。而且因為問題並非就個人的現象，却在於集團的，平均的，社會的現象啦。要獲得剩餘價值，「貨幣的所有者必須在市場中找到具有這樣特殊性質的商品，它自身的使用價值是價值的泉源。」即必須找到那種商品，它的使用過程同時就是價值的創造過程。而這種商品是存在的。那便是——人類的勞動力。人類勞動力的使用即是勞動，而勞動便是創造價值。貨幣的所有者把勞動力照其他一切商品價值同樣地，照那依其生產所必要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即勞動者和他的家族生活必要品的價值）而定的價值買進來。買了勞動力的貨幣所有者，便取得使用它的權利。即使他整天做十二小時工作的權利。這裏勞動者祇須在六小時（必要「勞動時間」裏面創造足以購買他生活必需品的生產物，在其餘六小時（「剩餘」勞動的時間）裏面却創造資本家沒有支付代價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所以從生產過程的見地，

資本必須分爲兩部分，即，被支出於生產手段（機器、勞動用具、原料及其他）的不變資本——其價值不變地（一次或一部分地）移入於所生產的生產物中，和被支出於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這種資本（指可變資本——譯者）的價值是變動的，在勞動過程中它創造並增大勞動價值。因此，要明白資本對勞動力榨取的程度，不可拿剩餘價值和資本全體相比較，必須僅僅和可變資本比較。馬克斯叫這個比率（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的比率——譯者）爲剩餘價值率，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便是六比六，即百分之一〇〇。

資本發生的歷史前提，第一是在商品生產一般發達的較高水準上，個人手裏蓄積着一定的貨幣額；第二是有二重意義的「自由的」勞動者的存在，即勞動力的出賣不受任何壓迫和限制的，脫離土地和生產手段一般的，除出賣勞動力外即無以營生的無產勞動者的存在。

剩餘價值的增殖，藉兩種根本的方法而成爲可能。即藉勞動的延長（「絕對的

剩餘價值』)和必要勞動的縮短(『相對的剩餘價值』)。馬克斯一面分析着第一個方法，一面把勞動階級對勞動時間縮短的鬥爭，及國家權力對勞動時間的延長(十四世紀——十八世紀)和縮短(十九世紀工場法的制定)的干涉，展開一個廣大的映像。自資本論出現以來，世界一切文明國家勞動運動的歷史，提供了無數說明這個映像的新事實。

馬克斯一面分析着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一面研究着資本主義勞動生產力向上的三個根本的歷史階段。即，一、單純的協作，二、勞動底分業和作坊手工業，三、機械和大規模工業。這裏，馬克斯怎樣深刻地把資本主義發展之根本的典型的特徵暴露出來了，只要看他關於俄國所倡「手工」工業的研究對前述三階段底最初一個說明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也可明白了。馬克斯在一八六七年所寫的大機械工業革命的作用，已在其後半世紀間，在多數「新興」國家(俄國、日本等)明顯地表現了。

馬克斯還有一個極重要的獨創，就是他分析了資本的蓄積，即剩餘價值底一部分被轉化為資本，它不是為資本家個人的必要和性癖而被使用，却是為着新的生產而被使用。從來一切古典經濟學者（亞丹·斯密以次）都認為被轉化為資本的一切剩餘價值悉被投於可變資本了。馬克斯指出他們的謬誤。實際上，它是被投於生產手段和可變資本。不變資本的分量（在資本總額上的）比可變資本的分量更迅速地增大着，這事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及其向社會主義的轉化過程中，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資本的蓄積加速機械對勞動者的驅逐，造成一方極富他方極貧的局面，產生那帶着所謂「勞動預備軍」，勞動者「相對的過剩」以及極多樣的形態，給與資本以極迅速地擴張生產之可能性的「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這個可能性，是理解那和信用及生產手段上的資本蓄積相關聯而週期地襲擊着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剩之危機的鑰匙。這種危機，最初是平均十年一次，後來便愈益頻繁，期間也不確定了。站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本蓄積，和所謂原始的積疊即勞動從生產手段的強制的分

離，農民從土地的驅逐，共同所有的被占，殖民地制度與國債制度，保護關稅等必須分清。「原始的積蓄」，在一極端造出「自由的」無產階級，在另一極端造出貨幣所有者、資本家。

馬克斯用如次有名的話說明着「資本主義蓄積的歷史傾向」的特徵。

「對直接的生產者的剝削，是以殘酷的手段在最可恥最卑鄙而狂暴的熱情刺戟之下遂行了。用自己的血汗得來的，換句話說用各個獨立的勞動者和他的勞動要具及勞動手段的融合為基礎的勞動者的私產，給那形式上以榨取自由的勞動力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產所掠奪了。……現在被掠奪者已經不是自己獨立經營的勞動者了，却是榨取多數勞動者的資本家。這種掠奪是藉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身內在法則，即資本的集中而完成的。一個資本家打倒多數資本家。隨伴着這種集中，換句話說，即隨伴着多數資本家為少數資本家所掠奪，勞動行程的協業的形態愈是大規模發展起來，科學的意識的技術的應用，土地的有計劃的利用，勞動工具轉化為共

同使用的勞動工具，由於一切生產機關作爲全體社會勞動生產機關而使用的節約，世界各國都被世界市場的網聯絡着，以及因此而生的資本主義制度國際的性質——這種種的現象，都發展起來。強奪而獨占用這種轉形過程而生的一切利益的大資本家，數目一天少似一天，同時，窮困、壓迫、奴隸狀態、頹廢、和榨取等現象的數目，却一天增多一天。同時由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結合、組織起來的勞動階級的反抗，却也增大了。資本的獨占、隨着便成了在它下面長成的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難與資本主義的形態相一致的程度。因此，這種矛盾的爆發，就宣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破產。收奪者於是被收奪。」（資本論第一卷）

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所展開的作爲全體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分析，又是極重要而獨創的。在這裏馬克斯所把握的，也不是個人的而是集團的現象，不是社會經濟的斷片而是社會經濟的總體。馬克斯一面矯正前述正統學派的錯誤，一面把社會

的生產分爲（一）生產手段底生產和（二）消費財底生產兩大部門。以他們所用的數字實例爲基礎，詳細地就原有規模中再生產的場合和蓄積的場合，把全社會資本的流通，加以檢討和對照。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平均利率形成問題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被解決了。馬克斯在這裏的分析，不是從各個特殊事情或競爭之表面的事實上出發，（如流俗的經濟學或現代「邊際效用說」所固執的），而是從集團的經濟現象，社會經濟總體的見地而作的。這可以說是經濟學上一個偉大的進步。馬克斯首先分析剩餘價值的發生，而後處理它向利潤、利息，和地租的分配。利潤是對那被投於企業的全部資本的剩餘價值的比率。具有「高度有機構成」的資本（卽和平均的社會的資本比較，不變資本遠大於可變資本的資本）獲得平均以下的利潤。具有「低度有機構成」的資本，則獲得平均以上的利潤。資本間的競爭，資本由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的自由移動，使得資本的利潤率趨向平均。一定社會的全部商品的价值總額和商品的價

格總額是一致的。但是在各個企業及各個生產部門，商品因為受競爭的影響，不能照着它的價值賣出去。它是依那相當於被消費的資本加上平均利潤的生產的價格（或生產價格）賣出去的。

如此，價格和價值脫離的事實以及利潤平均的事實，這種周知的，誰也不容懷疑的事實，被馬克斯在價值法則上完全說明了。因為，一切商品的價值總額是和它底價格總額一致的。不過價值（社會的）要和價格（各個的）一致起來，却不是簡單的，直接的，而是取着極其複雜的道路。在僅僅由市場連結着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社會里，如果除開了向一方或另一方的偏差互相對消了的，那平均的社會集團的法則性，那麼，價格的法則性，就無從表現。

勞動生產力的向上，是意味着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更迅速地增大着。但因為剩餘價值只是可變資本的機能，所以，利潤率（不僅是資本的的可變部分的，而是對資本全體的剩餘價值的比例）却常有往下低落的傾向。馬克斯對於這個傾向及掩蓋

或抵抗這傾向的種種事情，分析得很詳細。

討論借貸資本、商業資本、貨幣資本的資本論第三卷中最有興味的部分，這裏限於篇幅擬不作介紹，我們要移到最主要的部分，即地租論上去。農業生產物的生產價格，在資本主義國家，爲了全部皆爲各個所有者所占有的土地面積的制限性，爲運搬生產於市場的條件並不是平均的，而爲土質最惡劣的土地的生產費所決定。這價格和最優等地的（或處於最好條件的）生產價格的差異，便產生等級的，即差額的地租。馬克斯對於這差額地租，作了詳細的分析，表示這是因各處土地肥磽不同，投資於土地的資本不同而發生的，因以把李嘉圖所謂差額地租僅因最優良土地順次向最劣等的轉化而生的錯誤揭發了。（參照對羅伯托斯的批判特別注意的剩餘價值學說史）。反之，相反的轉化也能夠有（由於農業技術的進步，都市的膨脹），某等級的土地也能轉化爲其他等級的。所以，有名的一「土地肥度遞減律」，把資本主義的缺陷、制限性、和矛盾轉嫁於自然，是非常錯誤了。其次，一切生產部門及

國民經濟一般的利潤平均是以競爭完全自由，資本由一部門向另一部門流動底完全自由爲前提。但土地的完私有却造成獨占，妨礙這種流通的自由。爲了這獨占，以資本的較低構成，從而以個別的較高度的利潤率爲特徵的農業生產，不致捲入利潤率平均化這自由的過程中去。土地所有者以獨占者的資格就有可能性把價格維持平均價格以上的。這獨占價格便產生絕對地租。差額地租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不致消滅，而絕對地租却有因土地國有以及地土轉移爲國家所有等情形而歸於消滅的可能。這種推移是意味着私有者獨占的破壞，意味着使農業上的競爭取得更徹底更完全的自由。所以，馬克斯說，進步的布爾喬亞，在歷史上曾一再地要求這個進步的布爾喬亞的土地國有化。但他們大多數却怕懼土地國有的要求而排斥它。因爲，在我們的時代，另外還有一種特別重要而「易感」的獨占，即太近於「接觸」生產手段的一般的獨占。（馬克斯於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寄給恩格斯的信中，原把他的平均利潤論和絕對地租論作了極通俗而簡單明瞭的說明。參照「書簡集」第三卷七七

頁——八一頁。又，和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信，同書八六頁——八七頁，對照着看。

還有馬克斯關於地租的方面的分析，也有指出的必要。那便是由勞動地租（農民在地主的土地用自己的勞力造出剩餘生產物的場合）向生產物地租即現物地租（農民在自己土地上造出剩餘生產物，因「經濟外的強制」而將它給與地主的場合）的轉化，又，這種現物地租向貨幣地租（商品生產發達，現物地租轉化為貨幣，如舊俄的「用益稅」）的轉化，藉雇傭勞動者從事耕作的農業企業家出現時，又向資本主義的地租的轉化。和這「資本主義的地租的創世紀」分析關聯着，馬克斯關於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進化的敏銳（對於像俄國這樣的後進國尤為重要）的思想，很值得注意。「現物地租向貨幣地租的轉化，不僅在為貨幣而受雇的無產雇傭勞動者這一階級的成立，就在這以前，這種現象也發生了。所以那在這個新階級還不過這裏那裏散在着的發生期，那有支付地租之義務的比較處在優良地位的農民間，已有

以自己的計算而榨取農村工銀勞動者的習慣，必然地發達起來。這正如封建時代，富裕的農奴們，他們自身又常保有農奴一樣。如此，他們間蓄積了一定的富，因而漸漸地有使他自已轉化為將來的資本家的可能了。從前以自己勞動占有土地者自身間，於是便成立了資本家的貸借農業者的培養場。資本家的貸借農業者的發達，是以農村外部的資本制生產的一般的發達為前提。『(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編三三二頁)』

『農村人口的一部分之由農村被驅逐被收奪，不單是替工業資本把工人由其生活手段勞動材料上「解放」出來，更替工業資本造出國內市場來。』(資本論第一卷七七八頁)農村人口的貧困和破產，本身就起着替資本製造勞動預備軍的作用。所以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一部分農村人口都不斷地在行將成為都市，或製造業(即非農業的)的無產階級之過渡的狀態中。這種相對的過剩人口的來源川流不息地永無盡日。農業工人工資被降至最低的水準，經常地支獨立於赤貧的濘泥之中。』

(資本論第一卷六六八頁)

自己耕種的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是建築在小生產的基礎上面；而這種小生產基礎繁榮的條件，是帶着古典的形態的。所以，這種小生產，就只能存在於生產與社會的狹隘的原始的框子裏。在資本主義下面，『農民的榨取與工業無產階級的榨取，就只有形態上的不同；榨取者一樣的都是資本家。每個資本家是用典當及高利貸的手段去榨取每個農民；而資本家階級則是用國稅的手段去榨取農民階級。』

『農民的寸土尺地，使資本家由土地得到利潤、利子、及地租；所以，土地所有者自身，隨便給與工資命農民耕種，不過是一種口實而已。』普通，農民對資本家社會即資本階級，提供一部分工資、結果，農民自己雖然是一「私有者」，也常常沈淪到如同愛爾蘭的佃農一樣。『在小農的土地所有優越的國家、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優越的國家，穀物價格低賤的理由之一』是什麼呢？這就是因為農民把自己的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無代價的提供給社會（即資本家階級）。『所以這種低賤的價格（穀物及其他農業生產物的），是生產者貧困的結果而決不是他們的勞動生產力的

結果。』小生產的正當形態的小農的土地所有，便在資本主義下面沒落、絕滅、凋零。

『小農的土地所有，在本質上是排除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發達，勞動的社會形態，資本家社會的集積，大規模的牧畜業和科學的累進的運用的。高利貸制度和租稅制度降臨的時候必然地會使農民貧困。把資本投到購買土地上，結果便奪取了耕種用的資本。因爲生產手段無限的分散，生產者自身也便與它分離。參着最進步的資產階級作用的協同組合，即小農組合僅只是削弱了這種傾向，決不是絕滅了這種傾向。而且這些協同組合給與富農以非常的便利，給與貧民大眾的却是非常的少——幾乎是一無所有。所以我們決不能忘記，這些組合的自身，也是工資勞動的榨取者。

「人間勞動力的可驚之增大，生產條件的累進的惡化，生產手段的累進的騰貴，這些，都是小農的所有的法則。」

資本主義在農業上與在工業上一樣，是以犧牲「勞動者」，爲它轉變生產過程的。「農村勞動者分散在比較廣的地域，同時便減低了他們的抵抗力；反之，都市勞動者的集中，却增大了他們的抵抗力。與都市工業一樣，近世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增大，和勞動流動化的增大，便形成勞動力自身的荒廢和衰弱。資本主義農業的進步，不僅只是掠奪勞動者的技術上的進步，同時也是掠奪土地的技術上的進步。：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過是以覆滅一切財富源泉的地殼和工人，來發展其社會生產行程的技術和結合而已。（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結尾）

社會主義

如前面所說明的，馬克斯專門用近代社會經濟的運動法則，得到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性的結論。在馬克斯死後半世紀間，越發急速前進，日漸發生的幾千種形態的勞動社會化，如大生產的發達，資本家的加特爾，新狄嘉，和托辣斯的發達，以及金融資本的規模與威力的巨大的增大特別顯著。這是從

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物質基礎。這種轉變的理智的道德的動力，即物質的遂行者，是為資本主義自身所教育了的無產階級。在各種各樣而且由日益豐富的形態裏面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必然是從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的高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鬥爭。生產社會化，不得不把生產手段轉移為新社會所有，形成「搶奪者的搶奪」。勞動生產力的巨大的增高，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完成了的集團勞動，便是小規模的、原始的分散了的生產廢墟和殘存物的代替者；而這種代替，也便是這種轉變的直接的結果。資本主義雖然決定的分裂了農業和工業的聯絡，但是，同時它又因為農業與工業的高度的發展，在應用科學意識和組成集團勞動及人類的新分佈（同時普遍世界的農村凋蔽，並且在未開發的大都市龐大的大衆的不自然的累積的廢滅）的基礎上面，準備着連結工業和農業的新的要素。家族的新形態，婦女地位的新條件，及青年少年教育的新條件，也是準備着比近代資本主義還高的形態的；也即是婦人及少年參加勞動，因資本主義下

面家長制的家族之崩潰，是帶着最可怕的，不幸的形態的。不僅這樣，「大工業在家族範圍外爲社會的被組織了的生產過程的內部，因爲分配給婦人、青年界女、幼年人少年人以極其重大的任務，所以便造出適合男女關係之高級關係的經濟基礎。不待言，把基督教條頓民族的家族形態看成絕對的，和把古代羅馬的古代希臘的及東洋的家族形態看成絕對的——雖然這些家族形態，都是相互由一個歷史的發展系列而成的都是一樣的愚魯。在工人是爲生產過程而存在，却不是生產過程爲工人而存在的原始的粗暴的資本主義形態下面，由男女及各種年齡的人們結合而成的勞動員的組成，當然是腐敗了的奴隸狀態的毒害的源泉；但是，要是把它放在適當的情形之下，那末顯然的，它便不能不成爲有人生意義的發展的源泉」（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工場制度，「不單是增進社會生產的方法，而且也是整個發達了的人類生產唯一的方法；就連爲了一定年齡以上的一切兒童的生產勞動，使智育和體育各不相干的這種事情，也表示出未來教育的萌芽。」（同上）

馬克斯的社會主義，關於民族及國家的問題；其意義不單是說明過去，還在於先看到沒有恐怖的未來，在爲求實現這種未來而勇敢的實踐的行動意義下，站在歷史的基礎上面。國民是社會發展的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的產物和必然的形態。而工人階級，既不能在「國民的界限內，求得他的立錐之地」；也不能在「國民的」（雖然資產階級決不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來理解）立場上自強、生長和發展。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越發破壞了國民的牆壁，滅絕了國民的分立，拿階級的對立代替了國民的對立，因之，在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的國家，「工人無祖國」。至少在文明國家，工人「結合勢力是無產階級解放的主要條件之一」（共產黨宣言）的說法，是完全的真理。國家是組織了的強力；而這種強力是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即社會分裂爲不相容的階級，某種社會從表面上到某種程度爲止的社會獨立開來，必須假借「權力」才能存在的時候，不可避免地發生出來的。在內部發生了階級矛盾的國家，便成爲最有力的經濟的支配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便借它的援助者，成爲政治的

支配階級；獲得榨取和隸屬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所以，古代國家，最初便是爲隸屬奴隸的奴隸所有者的國家；封建國家，是爲隸屬農奴的貴族機關；而近代的代議制國家，便是榨取工銀勞動者的資本家的工具。」（恩格斯的「一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在這本書上，他已說明了他和馬克斯的見解了。）就連資產階級國家的有最自由的進步的形態的民主共和國，不僅不可能稍稍排除這些事實，而且也不過是單單變更其形態而已。（政府與股票交易所的連絡，直接間接的收買官吏等等）社會主義要消滅階級，因之便要使剝削滅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面說：『國家代表社會全體的第一個行動，便是爲全社會而收奪生產手段；然而這也許就是國家最後的獨立的行爲吧。國家權力在社會關係上的干涉，是自行完畢其由一個領域轉移到其他領域的行徑。而這種轉移，又是以人的支配，物質的支配，及生產過程的調整交換着的。所以國家不是被廢止，而是「死滅」了的。』『生產者在自由平等的聯合基礎上所組織了的社會，是會把勞動的國家機關，安放在那時候應屬於它

的場所——與紡錘銅斧一同走進古代博物館的」（恩格斯的家族的起源）。

最後，我們爲要說明馬克斯的社會主義，關於在「收奪者的收奪」時代，照樣放置了的小農民的關係問題，便有徵引表現了馬克斯之思想的恩格斯的話的必要：「也許有人會認爲，當我們掌握了政權的時候，我們也會像不得不處置大地主一樣，強制收奪小農民吧（不論有無償賠）；然而事實我們却沒有這樣想過。相反的，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在目前并不是以協同組合，去強制他們的私的經營及私的所有，而是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即用實例和給與必要的社會援助，去誘導他們。而且在那時候，不消說我們是已經有使小農能夠期望在現在他們即已了解的利益的充分手段了。」（恩格斯「西歐農民問題」）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戰術

舊唯物論不能了解它那實踐行動的條件，不能評價它的意義，這是舊唯物論的

根本缺陷，馬克斯在一八四四年——一八四五年就已經知道這個缺陷，所以他一面注意理論活動，同時又用不屈不撓的精神去對付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戰術問題。馬克斯的全部著作，尤其是他和恩格斯的四部書信集（一九一三年出版），都在這一點上給了我們非常豐富的材料。這些材料可惜沒有搜集完全，也沒有整理，也沒有研究，更沒有精細的審查過。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一般地簡單地記述記述。雖說這樣，我們也必須強調地指出，馬克斯是把具有這種根本缺陷的舊唯物論正確地當做有頭無尾的片面的死的東西去看的。馬克斯按照着他那唯物論辨證法世界觀的所有前提去嚴格地規定了無產階級戰術的根本任務。只有去客觀地把握一定社會的無例外的所有階級間相互關係的總體，去客觀地把握這一社會的發展階段，來客觀地把握這個社會和別個社會的相互關係，前進階級才能得到他們的正確的戰術。因此我們不在靜態中要在動態中，就是說不在靜止的狀態中要在運動（這個運動的法則由各階級的現實經濟條件中產生）中去觀察一切階級和一切國家。我們對於這個運動，不

像「進化論者」把它當做緩慢的變化去平凡地理解它，我們由過去和將來的觀點去辨證法地觀察它。「偉大的歷史發展的一日簡直抵得二十年（馬克斯給恩格斯信這樣說），恐怕二十年併做一天過的日子馬上就會到來的。」在各個發展階段中，在各個瞬間，無產階級的戰術，是要考慮人類歷史的客觀的必然的辨證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沈滯時期像烏龜走路那樣的一平和的一發展時間，去發展前進階級的自覺、勢力和鬥爭能力，另一方面也同時要拿出能力，使上述時期的整個活動向着自己階級運動的「最後目的」推進，去在「二十年併做一天」的偉大日子裏面實踐地解決自己階級的偉大的任務。

說到這個問題，馬克斯的兩個考察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是哲學之貧困裏面關於無產階級經濟鬥爭和經濟組織的部份，另外一個是共產黨宣言裏面關於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部份。前者說：「大工業使他從沒見過的不知道的人們聚集到一個場所。競爭使他因着利害關係的不同而彼此分裂。但是他們對於主人的利害是共通的，他

們要保障工銀，因此又使他們在同一對抗主人的思想下面結合起來，團結起來。：起初的孤立團結，不能對抗互相一致的常常是共同行動的資本集團，因此組織總的團結——總工會，保障總工會，是比他們保障工銀的結合更加重要了。：：：在這種鬥爭（真實的革命）裏面結合了發展了一切要素，去應付隨時有爆發可能的戰鬥。一到達這點，集會結社就馬上帶了政治的性質。」無產階級準備力量去應付「有爆發可能的戰鬥」的長時期的結果，使我們現在有了幾十年來連續不斷的經濟鬥爭和勞動工會運動的綱領和戰術。我們要用這些綱領和戰術去和馬克斯恩格斯在英國勞動運動舉例中的無數指示比較貫通。馬克斯恩格斯在英國勞動運動舉例中指示着：產業上的「繁榮」怎樣「收買了勞動者」（書信集），怎樣企圖使他們放棄鬥爭；何以這個繁榮會普遍地使「勞動者墮落呢？」英國無產階級如何「布爾喬亞化」——「所有國民中最布爾喬亞的（英國的）資產階級如何要製造資產階級，布爾喬亞貴族和布爾喬亞的無產階級；英國是如何渴望着「革命的能力」；「英國勞動者」還

要怎樣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由他那布爾喬亞的墮落形態中救出來」；英國勞動運動如何欠缺「憲章運動的熱情」；英國工人領袖如何形成了「急進的布爾喬亞與工人當中的中間物」（論何里奧克）；英國獨佔的結果在這個獨佔沒有打破以前「對於英國工人是如何無辦法」……等等，在這裏，經濟鬥爭的戰術要聯繫着勞動運動一般的步調（和出發點）應用非常廣汎的，整個的，辨證法的革命的見地去觀察。

共產黨宣論到政治鬥爭戰術的時候，指示出了馬斯思主義的根本規定——「共產黨爲勞動階級利害的眼前目的而鬥爭，同時共產黨沒有忘記運動的將來。」爲了這個眼前的利害，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擁護了一八四六年暴動過的政治性質相同的波蘭「農業革命」黨。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馬克斯又擁護過德國革命的民主黨，在那個時候，馬克斯也時常論到戰術，他並沒有取消了戰術。他觀察德國資產階級，他認爲德國資產階級「自來就具有背叛民衆的傾向」（只有和農民同盟

，資產階級才能完全貫徹它的任務」而且具有和社會主要代表者妥協的傾向。下面所示是馬克斯分析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德國資產階級立場的總結果。這個分析並且又是在運動中觀察社會，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運動中觀察社會的唯物論的好典型。……「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民衆，在上級面前喊不平，在下級面前發抖……不害怕世界的暴風雨，又常常沒有精力，常常打破廉恥地幹……從前沒有過……爲自己老朽腐敗的利害去指導青春旺盛的民衆最初的民衆的熱情，他們這些可惡的該咒罵的老朽……」（新萊茵新聞）其後大約經過二十年，馬克斯給恩格斯信里面已經說明着，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以不成功，是因爲資產階級已沒有爲自由而戰鬥的企望，他們一心一意和奴隸制度妥協。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革命時代終止時候，馬克斯就馬上登高急呼，反對一切革命的遊戲（和夏帕，維里希等鬥爭。）他主張應該要演習「和平時期」準備新的革命的新興發展階段中的工作。馬克斯對於一八五八年最陰慘的反動時代的德國狀況觀察說：「德國萬事都要看是否

能夠由農民戰爭的重復，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去判斷。」由這個觀察，我們就可以知道馬克斯是用什麼精神去要求貫徹這個工作了。

在德國民主主義（布爾喬亞的）革命還沒有完成的時間，馬克斯關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戰術，完全注意在發展農民主義的能力上面。他認為拉莎爾曾經「爲了普洛西亞的利害而在客觀上背叛了勞動運動」。這大致是因爲拉莎爾對地主和普魯士國家主義的寬大態度所致。一八六五年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斯交換關於他們兩個擬在最近出版的共同著述的意見。其中說着：『在農業國里，忘記了封建貴族家長似地對農村勞動者的「笞刑的榨取」而單單在工業無產階級名義下去襲擊布爾喬亞，這是卑劣的。』德國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完成的時代（由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七〇年），普洛西亞和奧大利榨取階級關於這由上而下的革命完成的手段而鬥爭的時代將進終止的時候，馬克斯不但是責罵了給俾斯麥送秋波的拉莎爾，而且還指正了「奧大利迷」而一心擁護黨派的李卜克內西的錯誤。馬克斯所要求的戰術是毫不寬

容地與俾斯麥和奧大利迷戰鬥的革命的戰術，是不與「勝利者」的普洛西亞的楊克爾步調相合，而即刻變更了和他們革命鬥爭的方針，並且是在普魯士戰勝基礎上改變新方針的戰術（書信集）。馬克斯在一八七〇年八月九日的有名的國際檄文中論到時期尚未成熟的民衆騷動時，警告着法國無產階級。但在這種民衆騷動忽然爆發的時候（一八七一年），馬克斯就滿腔沸騰着熱血去歡迎「天都要衝突的」大衆革命的先遣隊。由馬克斯辯證法唯物論的見地看來，在這樣狀態下的革命行動的失敗，和其他許多情況一樣地沒有多大惡害，惡害最大的是在無產階級鬥爭一般地出發進行時拒絕使用武器的不戰而降。不戰而降曾使無產階級士氣頹喪，會斷絕了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在政治的沉滯時期和布爾喬亞合法性支配時期內，馬克斯完全評價了合法鬥爭手段的利用，他在一八七七年——一八七八年頒佈社會主義鎮壓特別法令的時期，嚴厲地責罵過摩斯特的「革命的言辭」。並且也同樣（雖說不是更甚）嚴厲地提着了當時仰政府鼻息的社會民主黨，攻擊他們的機會主義，因為他們在答覆

特別法時，會立刻失去應該移向革命鬥爭的熱情・忍耐，革命精神及覺悟。（給佐爾格的信）。